



## 小温暖

□顾常平

坐下正要吃饭，忽然来了兴致，就放下饭碗，拿出手机拍了今天的下饭传到朋友的微信群里。也就四个下饭：白煮蛋，章鱼和蘑菇烤肉，糟带鱼，青菜芋艿羹。

妻子说，介难看下饭，拍它作啥？

我知道妻子的意思：这下饭自己吃吃够好了，但拍到微信群里就免了。

我笑而不答。对今天的下饭，我很有几分自信。

先说那白煮蛋。是鸡蛋，妻从她上班的石碶镇买来的。妻说，比我家附近超市里的鸡蛋要便宜一元多。说着这句话的时候，她正小心翼翼地把鸡蛋往冰箱里放，颇有几分自得。5斤多的鸡蛋，占去了冰箱上格的一半。妻喜欢把冰箱放得满满的，把米缸装得满满的，甚至把冰柜也冰得满满的。满满的一切，让妻子觉得一切都满意、舒心。白煮蛋是我儿时养成的口味，在蛋的各种吃法里，白煮蛋占据了现今的理论最高地，说是蛋的诸多吃法中营养最好的一种。于是，下班回家煮两个白煮蛋吃，于我似乎理直气壮，且最简单省事。

章鱼和蘑菇烤肉。这个下饭算得上是我的原创，我还从没从别的地方吃到过这样的做法。章鱼是从咸祥菜场上带来的，4只，活的。这个菜是为在外读书的女儿回家吃饭特地做的。咸祥是鄞州区海边的小镇，以小海鲜闻名宁波。我的女儿是咸祥出生、长大的，章鱼、蘑菇烤肉是她的最爱。回家的前一天，女儿特意发我微信，说要吃海鲜。这个下饭做起来有点儿麻烦，但我乐意。

糟带鱼。是我小姐糟好后，当天叫小外甥女送来的，我一直把它放在冰箱里。小姐家离奉化的莼湖只十几里地，海鲜便宜时小姐夫会批一箱来吃。小姐夫爱酒，都是用自家的米做成烧酒。酒糟一年四季都有。今天我在电饭锅里蒸了吃，带鱼的味道极好，是极好的“压饭榔头”。

青菜芋艿羹。青菜与芋艿都是咸祥的大姐送的。咸祥的大姐家有一亩多菜地，大姐夫样样色菜都种，种了却不卖，都这家那家的送，送给儿女姐妹吃，也送给邻居吃。我们每周末去咸祥，返回时大姐夫总把我们的后备箱塞得满满的。于是，芋艿时节吃芋艿，番薯时节吃番薯，我家一年四季地作货不断。地作货倒是其次，我最高兴的是大姐夫的这句话，“空着的地还有，你退休后来这里，要种多少就有多少”。“晨兴理荒秽，带月荷锄归”一直是我的理想。当然，退休后我要种的地无须多，也就两三分够了。晨晚去侍地，就如别人打太极、跑步一样。

我眼前的四个下饭，每一个于我都有着小小的故事，有着小小的温暖。串起这些小温暖，就成了细细的暖流了。我把手机拍的照片分享到微信群去，照片刚晒出，就有朋友回了我一个翘着的大拇指。

2015年8月，我爸做了心脏支架手术。术后，我和他的手术医师互加了微信。2016年冬，我爸突发心脏不适，送急诊后，做了一大堆检查。拿到检查报告单的第一时间，我把所有的报告单拍下来用微信传给出差在外的手术医师，由于医师对我爸病情很熟悉，很快将医疗方案传了过来，让急诊医师执行，老爸的心脏很快舒服了，我也放下了紧悬的心。

2016年春天，81890月湖老年网总版主、一个极有爱心又勤勉的志愿者病重，我们这些志愿者在微信上发起了为她募捐活动。短短几天，应者如云，浓浓的人间真爱涌向这位病重的志愿者，看不见的通讯线传递着看得见的温暖，帮助她与病魔作斗争。

回眸四十年的通讯路，从一情难诉到万里视频，我看到了改革开放的巨大变化。古人有千里眼、顺风耳的美好愿景，今天远隔万里的人通过微信即时面对面聊天，不正是这美好愿景的现实版吗？

百姓故事

## 从一情难诉到万里视频

□冯秋玲

上世纪七十年代末，我在外地上学。十七八岁的女孩刚离家怎不想家？有时候想着想着就流泪。那时候，宿舍没电话，只有老师办公室有电话；家里没电话，只有爸妈单位有电话，而爸妈单位的电话在门卫或领导办公室。我总不能跑到老师办公室让爸妈单位领导或门卫叫我爸妈来听电话，说一句“我想家想得哭了”吧？不怕把爸妈吓坏了？或许还会被他们的同事笑话呢！那时还有一种快速的联系方法，就是发电报。电报要到邮电局去发，每封电报以字数论钱。如果我给家里发一封电报说“我想家想得哭了”，说不定爸妈会星夜赶来，看看他们的女儿究竟出啥事啦，或者受了天大的苦呢！

所以，对我们这批学生来说，与家里最好的联系方式还是写信：每封八分钱，可以写上好几页，当然，里面常常“点点是离人泪”，浸泡着一个小姑娘浓浓的想家思乡情怀。

上世纪八十年代中，我已经工作了，每天可以见到家人，不再想家思乡了，但总有事情要向外地外单位联系。那时单位里的电话机是几个科室拼一个，而且话机通常是圆盘拨号式的，不能打外地电话，打外地电话要到邮局去打，很麻烦。八十年代中后期向外地打电话可以用程控电话了，程控电话话机是按键式的，有锁，钥匙一般在领导手中。如果你有工作上的事可以向领导要钥匙开锁，私事一般不会去打。

上世纪九十年代初，电话向市民“有条件”地开放了。所谓条件，一是要交三千到五千的初装费——在那时，三千元是一笔大数字啊，普通职工一个月工资才五十几元；二是要开后门托关系排队，排到了，才可以给你装。

那时，还有一种便携式的电话，叫“大哥大”，厚重得像一块砖头。买一个，一万多元，通常是有钱的人才有的，是身份显赫的象征。有时候，马路上看到有人对着“大哥大”大喊大叫地说着事，唯恐人家没看到他在用“大哥大”，得瑟得很。

一九九五年，我家有了三件喜事：一是我应聘到一个很好的工作了，涨薪许多；二是我们搬了新房子，住上了崭新的楼房；第三件就是家里装了程控电话。让全家人着实开心了一把：我可以随时和爸妈、朋友打电话了，有急事也不用跑来跑去了——电话比腿快！不是有句熟语“楼上楼下，电灯电话”，这是多少人梦寐以求的生活啊，我在这一年都得到了，这是多么幸福的日子！

当时，还有一种模拟电话，叫“BB”机。其实它是一个“叫人机”，如果有人有事找你，可以拨你的BB机号，BB机会显示来电号码，你便可以就近找个电话回拨过去，所以它又叫寻呼机。寻呼机除了来电显示，也可以有一两句简短的附言，看到了也可以不回电话了，比如说，今晚不来吃饭了，孩子我已经接回来，等等。最常用这类寻呼机的人是那些“跑外勤”的人，他们通常不在固定电话旁边。

相对于固定电话，本世纪初，移动电话就是手机快速普及。一开始，是那种笨重的机子，只能用于接打电话，发发短信。我先生就有一个诺基亚，结实得可以用来敲核桃。后来我也有了一个，比他多了一个紧急呼叫键，类似于现在的老人机的样子。

2014年，孩子还在外地上学，他打电话要我把家里的户口本拍照发给他，急用。我找出照相机拍了照片，可不知道如何传给他。急中生智，我叫来了住附近的孩子朋友。小伙子马上用手机拍了照片，传给我孩子，只用了几分钟时间，我才知道这小子和我孩子是互加微信的。孩子放假回来我立马换了智能机，并让他教我用微信。

2014年，我的104岁的外婆走了。隔一年，我突发灵感：

把我外婆的子孙们用微信组成一个兄弟姐妹群，以延续这份亲情，抱团取暖。我的外婆生了十二个孩子，成年

的有十个，她的孙辈及伴侣有几十个，因为分布在国内外及市内外，平时不大联系。我花了很大的工夫一个个把大家找来。群建立起来，一大帮兄弟姐妹和他们的家人聚在一起吃了饭，聊了天，合了影，又互留了联系方式，其乐融融。从此，这些异姓兄弟姐妹们可以在群里说说事业学业，聊聊家长里短，分享喜悦快乐，商讨大事小事。

2015年8月，我爸做了心脏支架手术。术后，我和他的手术医师互加了微信。2016年冬，我爸突发心脏不适，送急诊后，做了一大堆检查。拿到检查报告单的第一时间，我把所有的报告单拍下来用微信传给出差在外的手术医师，由于医师对我爸病情很熟悉，很快将医疗方案传了过来，让急诊医师执行，老爸的心脏很快舒服了，我也放下了紧悬的心。

2016年春天，81890月湖老年网总版主、一个极有爱心又勤勉的志愿者病重，我们这些志愿者在微信上发起了为她募捐活动。短短几天，应者如云，浓浓的人间真爱涌向这位病重的志愿者，看不见的通讯线传递着看得见的温暖，帮助她与病魔作斗争。

回眸四十年的通讯路，从一情难诉到万里视频，我看到了改革开放的巨大变化。古人有千里眼、顺风耳的美好愿景，今天远隔万里的人通过微信即时面对面聊天，不正是这美好愿景的现实版吗？

责编/6565期... 配图/盛利者... 投稿邮箱/essax@cn163.com.cn